書序

昌黎集

卷十八之二十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八

朱子考異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尚書方亦如此而無下三字邢謂邢君牙也

【附註】孫曰尚書名君牙瀛州樂壽人貞元三年三月爲鳳翔尹鳳翔隴州都防禦觀察使尋遷左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州觀察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十五年三月卒韓曰公正元十一年五月去京師有不遇時之嘆過潼關由鳳翔以書抵君牙蓋是年六月云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附註奏記嚴曰阮嗣宗奏記蔣濟曰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

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有是字赫

赫乎洸洸乎或無洸洸乎三字附註孫曰洸洸武勇貌詩武夫洸洸是也○洸音光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

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

人使或願馳一傳附註祝曰傳驛遽也周禮傳遽于四方○傳音轉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

操上或無或願二字湟或作隍附註嚴曰湟音皇水名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

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上有其字非是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

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儼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日字儼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方作又杭本無賢者至与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附註】樊曰先是

有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摘薄書以盜設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与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遜使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金為謝故公書辭云耳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鑑博采之而已得或作待已下或並有矣字精鑑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方無固字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君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之書閤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須閤下之形容矣能或作行德下或有矣字愈也布衣之

士也布上或有固字士下或無也字生七歲而讀書附註皇甫湜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作嘗故六月于邁附註詩後公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此上方無至字不上方無而字能下或有速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敢遽進際或作下居十日

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謂字誠字或在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方無以左右至為容七字皆非是【附註】孫曰渼鄒陽曰蟠木根柢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方有陳字皆非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其字或無以字○洪氏年譜云公以正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

書○今按程說大誤盖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還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及岐山下等詩也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附註孫曰莊子求馬於唐肆肆猶廐也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附註與下乘也遇方作過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附註孫曰莊子匠石之齊石當時匠名也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

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附註】孫曰爾雅婿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婭詩瑣瑣姻婭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俊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方無有字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著其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于字而無比字或無等字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其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

市者【附註】祝曰說文售賣物去手也丞詔切知伯樂之善相

也後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附註】樊曰燕代

見齊王先說諄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伯樂乃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之欲以駿馬見于王王是下有意為臣伯樂

乎見戰國策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

耳其再拜諸本皆如此方獨從閣杭本以其知某如何哉為其如其何哉

而無昔人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為人求薦而杭本曰數事其如某何哉則

似泆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

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警馬之說文意方似粗是然亦重複

無奇文意首尾不甚通暢恐尚有脫誤處更詳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 附註 或作與韋舍人嚴曰即貞元九年宏詞試也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 附註 濆音汾水際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 匹方作比 附註 孫曰介蟲之有甲者 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 天下或有地字 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 附註 孫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

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盖十八九矣或無十字矣或作年方從謝本云唐擧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擧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盖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之是也本多作八九作其義非也附註獱音頻獺音闥水狗也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盖一擧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附註帖記協切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

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方作而輸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閤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岳方云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

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刋作嵩豈正夫即嵩夫邪今且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方無凡字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接後輩下或有之字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

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附註】嚴曰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謝校矣作爾或作耳夫

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附註沉浮或作浮沉嚴曰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

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後下或無進字 附註 探他南切）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上或無要字 不下方無自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来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當）愈於是之

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
事旣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吝
也之下以爲何如愈白何如或作如何

答殷侍御書方云殷侑也或註衛字非是【附註】韓曰殷侍御殷侑也公嘗薦侑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還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爲侑無疑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
敬慼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

經書者一來應擧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敎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眞儒歎息蹴踖([附註]蹴子六切踖資昔切)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蒙示新註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人非是 [附註]嚴曰齊人公羊高子夏門人作春秋傳新註殷侑註也 退之薦侑狀云兼通三傳旁習諸經註疏之外自有所得)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晩願盡傳其學

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息惰因循不能自還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叙所註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之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絶何氏注外不見他書【附註】樊曰後漢何休任城人太傅陳蕃辟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

疾墨守謂如墨翟之守城不可攻也於是鄭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綣綣或作惓惓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註挂名經端自託不腐

附註 樊曰侑欲求公序所註公羊春秋公亦許之而序及侑所注今皆無傳或世逸之邪

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辭或作詞

答陳商書 方云唐志有商集十七卷【附註】商元和九年進士會昌五年為侍郎典貢舉此書乃商未第前以文求益於公而公為國子先生時作也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鄙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 知或作智且方作具 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附註】嚴曰事見韓非子 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 方無者字 叱曰吾

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獨從閣杭本以律呂二字為宮羽云國語琴瑟尚宮鍾尚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一音之中大者為宮細者為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五聲而聲怒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為宮聲而不用定律呂者故特取此誤本耳今從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瑟字句絕諸本如此

（方獨以鼓爲瑟而爲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曾本上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竽或無也字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求上或有也字道於下方無此字）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雖或作誠或雖上有誠字）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言下方無之字）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有簡字 【附註】樊曰孟簡最嗜佛嘗与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与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 【附註】孫曰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簡字幾道德州昌平人 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 或無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

日手示披讀數番方從閣杭本無行官至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〇今按閣杭乃節本諸本乃其本文今從之信此傳之方從閣杭蜀本無此四字潮州時【附註】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刺史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無下方有所字無与者字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附註】孫曰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予觀其与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耶與之語雖不盡解要

自胷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 要自至難

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方從閣杭蜀本刪胷中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五字則要自以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与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為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

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聊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稊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為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附註】孫曰是歲十月公移袁州刺史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

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内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悌君子求福不回【附註】（詩旱麓之文）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附註】（孫曰哀十六年左氏不為利諂不為威惕昭二十年左氏君子不為利疚不為義回疚病也）俊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

況萬萬無此理（祟或作福）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方作森森布つ今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

則三綱淪而九法斁子下或有有字或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附註】孫曰九法九倫之法斁敗也書彝疇攸斁○斁都故切夷狄横【附註】横戶孟切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揚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云或作曰夫揚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上天下遂大亂至方作涘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附註】孫曰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家藏詩書百家語

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孫曰始皇三十四年始皇曰諸侯之在咸陽者吾使人廣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案問諸生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附註孫曰漢惠帝四年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尚皆方無尚字或作皆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附註孫曰漢文帝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藏於壁中召得之亡數十篇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

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附註】泯盡也彌盡切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複出方本非是其大經大法皆已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向方作苟【附註】祝曰後漢南蠻傳衣

裳斑斕語言侏離註南夷語聲也語不明之貌○侏音朱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附註張俞論曰韓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予謂楊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然不由軻而益尊苟毀訾由軻而興則不是謂之孔子之道使聖人復生必不易予言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方無氏字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方作耳釋老之害過於

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附註】木鷹鄭少徵曰孟韓之功其同二而立言行已其異五孟子於揚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序文暢詩澄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偏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為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為一也孟子藐天人輕萬鍾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頓千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〇藐莫角切

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

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而粗或作且粗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荅呂醫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附註樊曰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

(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夫信陵

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僕下方無者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方無書各自名四字非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貫或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下熟乎或作熟邪趨下或有其)

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閣本意下有在字云意不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是不假在字為奇也政使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恐閣本初亦失誤而方乃曲為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之下趨死不

頑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
當今公卿間無是之下華文學知識也不得
以信陵比然是之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
吾門吾待是之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
無意者破上方無衣字繫上方有脚字者下或有也字是之下行天
下得此於人盖實乃遂能責不是於我此
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
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方無曲字或作劾俗或阿上仍有劾字或作劾阿俗方將坐是之下三浴而三熏之

樊曰齊使人請管仲於魯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与齊使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小白親迎之郊而与之坐問焉註以香塗身曰釁

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或注方古二字 閣註 韓曰方古

正元十二年進士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屬公有言於朝也房式嘗為河南尹及卒謚曰傾韋乾度以劉闢作難發兵署牒首曰闢副口式大節已闢不宜得謚唯李虞仲謂不然意使君之欲辯河南事迹者此耳

垂𨽻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

忌書下或有狀字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連辱方作辱連綿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爲益深勤企欽上方有重字豈以愈爲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於下或有古字愈雖無節槩知感激者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知上疑脫一字信或作伸方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方無複出默字○

今按衆本皆未安疑本用易有言不信之語若作言有可信而讀如字則其義通矣更詳之今既無由緣進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羅幸甚去心或作忘去其心或無期之無已四字捐或作止〇今按捐羅字疑衍〇又按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甚作文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附註】孫曰莊子德充符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傳曰君子竢命【附註】孫曰禮記君子君易以俟命

然無所補益進其㕫飲者秖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元稹與史館韓郎中書 附䟽 元和八年正月

乙亥以愈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郎中退之足下稹前與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郎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 孫曰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 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 孫曰濟隱青巖入服其操行約不畋漁 採訪使苗公等五人 孫曰苗公名晉卿 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

末以左拾遺就拜之（孫曰天寶十年）適值祿山朝奏京師懇於上前求爲賓介玄宗可其奏（孫曰授濟大理評事充范陽節度掌書記）山還至衛縣遣大守鄭遵意諭山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及其難俛首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祿山反狀潛兆慮不得脫乃僞瘖其口復隱青巖（孫曰濟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衛令齊玘誠信可託乃求使至衛具以誠告令弟澄密求羊血以爲備至夜僞嘔血疾不能支遂舁歸）逾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僞節度

使蔡希德緘刃逼召目曰或不可強斬首來徇既而甄生噤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著甘心然希德義而舍之祿山亦不能致（孫曰祿山使希德領行戮者李揆等二人封刀來召察濟詐不起即就戮之濟引頸以待希德嗟嘆以實病告）慶緒繼逆虜而因之於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床詣元帥府至則號標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至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因慙

拜之受汗者莫不俯伏仰嘆恨不即死於其地孫曰慶緒强舁濟至東京至德二載十月元帥廣平王俶平東都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之以媿其心以濟爲秘書郎寶應初拜禮部員外郎且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愞者之所不爲盖拂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夫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理

平則爲公爲卿世變則爲蛇爲豕爲鏡爲梟者十嘗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於其身祿食不進於其口於天寶蓋青巖之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後亂參合古今之士皆百一焉積嘗讀註記補註國史爲註記缺而未書謹備所聞盖欲孰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予逢始生之歲孫日大歷中濟卒于襄州有予日逢顔

太師顏真卿崔太傅崔祐甫皆為歌詩以美賢者之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去及逢既長耕先人之舊田於襄之宜城孫曰宜城縣楚昭王廟壖地廣九十畝齊立墅其左屏居歷年卒讀書為文不諂州里歲饑則力耕節用以給是親戚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吏職積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

毋寃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其所
寃詣京師告訴於司史氏益行有日矣
以愚料之甄子僕短馬瘦言簡行孤得
不爲驕閽之所排訶則權力者疑誕以
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生以自入之
勢且告以執事者厚與積遊願得所寃
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旣而
自思滓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
非愚且僭邪然而請笑之暇幸垂察焉

答元侍御書【附註】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答以此稹書見上嚴曰稹字微之實錄云元和九年十月甲子韓愈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知制誥此書作九月五日盖九年在史館時也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附註】祝曰甄姓也陳留風俗傳舜陶甄河濱其後為氏〇甄音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瘖棄去棄或作亡祿山反有名躋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

勤已取足之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之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方作事幷是足之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抗或作伉附註孫日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徹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之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益濟固合立傳不應言附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白方作目載之天下耳目徹之

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附註】孫曰元和八年正月以袁滋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滋辟逢為文學掾且表其父節行與權皋同科宜載國史詔曰存樹風節謂之立名沒加褒贈所以誘善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於時嘗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履危機覩逆亂之僭萌不從脅污義聲可傳於竹帛顯贈未賁於松楸藩方所陳允叶彝典追加命秩以奬忠魂可贈秘書少監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之下

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八

大父文昌矣乃去

韓文美人多事集

觀書畏書不一書而已也余謂文命文情

武其祖而興行中曲晉關邪有為端大情

其無文乞具言本絲長書史于世叢今滿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九 諸家註附

朱子考異

書序

與鄭相公書 附註 鄭餘慶時鎭興元韓曰公誌孟東野墓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日来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 附註 樊曰元和九年三月以餘慶爲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閿鄉暴卒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欷 附註 欷音希 不知所喻舊與孟

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附註樊曰是歲十月葬郊其費皆出鄭相及東野舊往還者以其餘財贍給其家郊無子妻鄭氏○孀音霜孟氏兄弟附註孫曰郊二弟鄷郢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應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附註樊曰東野之妻兄弟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益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

[附註]孫曰宗師居母喪今已外除經營盖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附註]嚴曰墓誌云十月庚子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以餘財付其家供祀樊名宗師字紹述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盖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關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愈再拜諮或作咨

與袁相公書袁滋先鎮襄陽後鎮荊南不知此書的在何時也[附註]孫曰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爲節度使帶平章事故

公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令又薦於表後狀薦于朝皆見集中云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附註】孫曰元和九年九月滋自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荊南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愚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附註】樊曰宗師時持服在東都除服公薦之於滋韓曰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附註】孫曰正元十四年九月宗師父山南東道節度使澤卒悉推與諸弟【附註】孫曰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

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

處之無有難色【附註】孫曰宗師家饒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

給宗師笑而不荅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

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

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

通徹曉事可與晤語與或作以又習於吏職識

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

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

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

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絶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櫝尚有少關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篋或作匱方無關字附註韓曰說文云懾失氣也質涉切

與鄂州柳中丞書公綽時觀察鄂岳附註韓曰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孫曰元和八年十月以公綽為御史中丞充鄂岳沔蘄安黃觀察使

淮右殘孽附註嚴曰資治通鑑云元和九年閏八月吳少陽卒其子元濟

自領軍務十年春縱兵侵掠騷動東畿命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其後師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請行營察用兵形勢退之与鄂州柳中丞二書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示及則此書蓋在十年也

尚守巢窟（或作窟巢）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方云此用莊子語抗蜀本作難語非 附註 孫曰莊子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附註 頡奚結切頏胡江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附註 屬連也之欲切）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附註 祝曰桴鼓槌也左氏右援桴而鼓陸德明釋文引字林云擊鼓柄也○桴与抱同一

音浮但日令走馬来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日方作月閤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附注】孫曰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附注】樊曰元和十年詔公綽以兵五千隸安州剌史李聽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謂吾書生不知兵耶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受之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將曰行營事

一決都將聽被恩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士卒家有疾病公綽厚給之人皆感激故勇戰皆捷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人

附註 樊曰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或曰圉人不自備耳良馬可惜公綽曰柞良性駑必殺之柳氏敍訓及新舊唐史並以殺馬爲公綽爲襄陽節度使時事司馬溫公考異正引公此書證之云乃鄂岳時事⊕踶大計切又徒兮切

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蘊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鬭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

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附註孫曰孫子將者人之司命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方無而字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食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方無下之字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唯君以靡

弊困頓三州之地[附註]孫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竪喣濡飲食之惠[附註]孫曰兇竪吳元濟也其父少陽死時元濟年二十二莊子云魚相喣以濕相濡以沫○喣音詡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附註]孫曰元濟叛引兵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許州及翟陽人多逃伏山谷間其為驅剽者千餘里關東大恐丞相公卿士大夫

勞於圖議（圖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附註祝曰列子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韓曰貙獸名說文貙貜似狸者○貙春居切）畏懦蹙踖（附註蹙踖是迫也○蹙子六切踖所六切）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附註行戶郎切）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附註蜀志劉備為豫州牧從曹

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著豈以爲閤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冦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眞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欣悚惠下或有賜字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附註嚴曰荀子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喜悅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

倦得形便之地甲兵是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召或作占

附註　嚴曰退之論淮西事宜狀首言諸道發兵或二三千人與賊不相諳委難便前進令聞陳

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識賊淺深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須自備衣糧以討寇賊若今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与此書所言之意正同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附註】樊曰公此議詳見論淮西事宜狀閤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附註】樊曰憲宗元和十年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視淮西行營觀用兵形勢還奏攻取策多合

上自時鎮州節度王承宗淄青節度李師道謀緩蔡兵遣盜刺殺宰相武元衡又刺度傷首而免議者欲罷度安二鎮上怒曰若罷度是賊計行遂拜度為相以主東兵其後討蔡不利羣臣請罷兵獨公與度意合十獻淮西事宜宰相不便公降為右庶子十二年八月公卒從度于蔡十月執元濟淮西遂平公緯則被讒十一年為李道古代還矣平蔡之功不与也惜夫

答魏博田僕射書

附註 韓曰弘正初名興為魏博節度田季安兵馬使季安卒子懷諫立委政家奴衆脅弘正使主軍務於是弘正与之約圖魏博貝衛澶相之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宗嘉之詔嗣立為節度使元和七年也八年賜今名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附註】樊曰元和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本傳略之見李吉甫傳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方從閣本○今按蒙免者蒙田之庇而得遣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為句【附註】樊曰按憲宗實録元和九年公以考工郎中知制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附註】嚴曰此荅田弘正書言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又言頃者又蒙不以鄙薄令撰廟碑令以碑攷之云元和八年則此書亦在八年冬矣欣慰殊深賛善十一郎行【附註】孫曰弘正子布肇肇界年章已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

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附注 韓曰猥弁雜也）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撰廟碑（附注 樊曰元和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奉詔為弘正作先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揚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求字閒或作閑○今按此謂揚書記書因田之間為述已意也）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

甚謀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末由無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呂本注絳字方云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与絳同年故曰久故蜀本註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 比或作夜 乍離闕庭

【附註】孫曰元和十年以禮部尚書李絳爲華州刺史潼關鎭國軍使

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奬知

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方無伏字比或作倫【附註】韓曰絳与公同年故相好如此嚴曰絳為相擢退之為太史故云於久故遊從之中蒙知待最深最厚）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子之感（或無子字方云史記非兒女子所知為兒女子所詐當有子字）獨宿直舍（【附註】樊曰公時以考工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

踈外自待不下或無宜字接過客俗子絶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爲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

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荅友人書或作与友人論京尹

不臺參書唐本事須臺參下云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聖恩以爲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附註】洪曰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勑故臺參後不得為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与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主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与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勑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樊日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時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剌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位訴帝復留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吏部按正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傪李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感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

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古客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使字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之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如下添中丞二字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閣杭蜀本只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日不用臺參也

下當廾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今按三說皆未安後說雖差勝然文意似亦未是當闕之以俟知者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傳推巡【附註】孫曰謂巡推官也緣府中編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附註】孫曰荀子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或作不及修報狀伏惟照察照方作昭○今

按唐人書帖用照察字亦多

送陸歙州詩序 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歙州詩并序方云陸傪也洪云一本自此下爲第二十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 附註 孫曰陸傪字公佐吳郡人正元十六年召爲祠部員外郎十八年執事者上言其才請爲劇曹會東方守臣喪二千石之缺上乃以傪爲歙州刺史 朝廷夙夜之賢 附註 孫曰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之辭 附註 孫曰易萃卦齎咨嗟歎之聲自目曰涕自鼻曰洟○齎將西切 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

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為富州【補注】孫曰宣歙池三州觀察使治宣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尊而不能咸咸或作或而屬下句方從閣本作咸而屬上句○今按莊子有周徧咸之語方本得之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從閣本云杭本訛咸

作或然尚無謂字蜀本始作或為令本易為作謂訛轉甚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附註】泄攄也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翺翔諸本如此方從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者賡歌是也有隔句用韻及兮而兮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用者騷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橋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賡歌之例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若用橋頌之例

則下三句為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方所從之本失之也今定從諸本以騷經及賈誼弔屈首章為例若欲以橋須為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為簡便但此本不敢以意創耳

無歛此大恵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附註]去聲為我作此詩歌于遠道[附註]爾雅九達謂之逵孫曰逵大道也無疾其驅天子有詔黄曰是歲四月二十八日儋未至州卒于道

送孟東野序[附註]孫曰東野名郊正元十二年登第閒四年調昇州溧陽尉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

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

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鳥下方從閣本有獸字非是敓古奪字或作奪【附注】祝曰推敓強取也）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從閣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句尤字足之）成一句不成文理說見下條）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接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為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脉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

僾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僾下或有之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僾於韶以鳴弗方作不而無能字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附註】嚴曰古者有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言使之振文教於天下也揚子雲所謂金口而木舌是也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有於楚二字方云莊子蒙人蒙梁地也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附註】嚴曰莊子疏云荒唐

廣大也夫荒者大而不治唐者免絲別名免絲無根以況言之無根也莊子著書三十三篇其道以老聃為宗盖有意乎救道德之本至若盜跖漁父雖若詆訾孔子然其終篇論古之道術乃自徧於諸子之列而孔子不與焉則其尊吾聖人也至矣

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附註】孫曰臧武仲名辰魯大夫 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附註】孫曰申不害韓昭侯相有書六篇 韓非眘到【附註】祝曰眘到在申韓前申韓稱之有書四十六篇眘古愼字 田駢【附註】孫曰駢齊人著書二十五篇居稷下號天口駢○駢蒲眠切 鄒衍【附註】孫曰衍居稷下著書四十九篇號談天衍 尸佼【附註】

佼音絞又古爻切胥入商君師之鞅死入蜀著書二十篇號尸子孫武附註嚴曰武吳人著書十三篇言兵法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從閣本刪去○今按有此一句文意乃足閣本脫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從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

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從謝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為二列其第二第四句古本偶皆脫一字而方必從之遂使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巽書相似其意以謂必如是然後為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是也

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從閣本以亂為詞又從閣杭本刪去將天以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擬無理盖因亂而誤為辭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為亂又補十九字文意乃足【附註】章法度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附註】樊曰子昂梓州射洪人蘇源明【附註】孫曰源明字弱夫京兆武功人肅宗時官秘書少監元結李白杜

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附註】樊曰文章之盛三代以還無出漢唐而漢四百年司馬相如為之唱唐三百年子昂為之唱公於文章少所推可而毎論漢唐未嘗不以二人為稱首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方從閣本無此二字皆非是後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方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

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方從閣抗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有有字即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附註嚴曰蓋為溧陽尉時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觧之釋或作懌然者方作者然云〇頑命王不懌或作不釋懌猶開釋也〇按嘉祐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方与或本皆誤也以解方無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或作送許使君刺郢州序仍註仲与二字

或作志雍樊云志雍安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終監察御史附註韓

曰志雍正元十八年刺郢州時于頔節制山南郢爲屬邑頔歛民方急故韓公因志雍行序以規之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頔字〔附註〕孫曰頔字允元正元十四年九月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頔音廸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要下或有也字問或作聞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諸本無喜

字方從閣杭蜀苑得之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荅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世下或有出字出下或有羣字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附註】孫曰事不從者謂不能卒言之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

附註 孫曰府謂觀察府 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 賦方作怒以上下文考之非是 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 方無下其字以上句考之非是 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 以獨急或無以字

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前下方無之字非是今疑其字當作其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方作從以上文考之非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附註 韓曰竇平正元五年登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方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

之非是或無甌字亦非越或作粵【附註】孫曰甌今溫州閩今泉州皆古百越之地一

於天文其次星紀【附註】孫曰次謂十二次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為丑吳越之分野其星牽牛【附註】孫曰漢地理志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連山隔其陰【附註】嚴曰連州西南百五十里有黃連嶺隋文因此名州鉅海敲其陽敲一作歊氣上蒸也方從閣苑作歊云敲横擿也謂鉅海敲蕩其南也◐今按敲微扣也擿字書訓以横擿而漢書註又訓擿為發動之蓋不以杖末奮擊但以杖身微扣而發動之所謂横擿也海之為物最鉅其所盡蕩皆微扣之謂邪閣本蓋誤而方丞為曲說以附之殊不可曉作敲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捍之意与上句隔字正相對也【附註】陰陽言南北也是維

島居卉服之民【附註】孫曰島夷卉服禹貢之文海曲謂之島卉服草服葛越之類風氣之殊著自古昔氣方從閣蜀本作俗○今按島居卉服已見其民俗之陋因又言此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也閣蜀皆誤古方作在非是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疫或作疾方云瀕濱也篆文無濱字漢志瀕南山又瀕河十郡只用瀕字加於方作如其◐今以上文考之此當言其氣俗既變生物益蕃之意若云固如其初則却是未曾變矣方本非是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

焉之閣之抗詔蜀本苑無得復之出若之或字作方如從皇帝臨天

下二十有二年臨德下宗或大有曆御十字四【附註】年洪即曰位至

正凡元二十十六二年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

史【附註】孫部曰侍正郎元趙十植七充年嶺以南工節度使盡牧南海

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附註】孫扶曰風平平陵人平以

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

【附註】樊周曰正牟元字二貽年登第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

【附註】孫官曰時牟公爲自東徐都州留休守居判于洛二十有八人

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

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於或作我於行遠方無行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貽上或有其宗二字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補註孫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韓曰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尤方從閣本作光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京

師之人旣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附註】洪曰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令文武官僚選勝地追賞爲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正元壬午癸未閒公爲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佐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方無屬字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儀二字【附註】韓曰少儀大曆二年登第於是總大學儒官三十有六

人列燕于祭酒之堂鐏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附註】醆阻限切斝古馬切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与与或作愉愉方從杭蜀本云詩我黍与与淮南子善用兵者陵其與與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来歷階以昇儒一或作一儒以或作而坐于鐏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附註】樊曰按家語孔子云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民孫曰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

附註樊曰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其曰宣父操按琴操如將歸猗蘭龜山皆孔子所作也孫曰琴操者謂困阨而不失其操也賡續也

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附註孫曰舞雩謂雨之壇在沂水之側嚴曰論語云風乎舞雩之詠而歸今闕里宣聖廟西南一里有壇曰雩周回八十步高二丈臨沂水即浴乎沂風乎舞雩之地也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下或有所字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皞下第序 皞或作暤方云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皞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踈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踈遠邇疑乎其上之人 下或有也字或無之人二字而有也字 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 或無故字或無之字 下之人克己愼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

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朗而去也方從閣杭蜀苑無詳明二字【附註】去口舉切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下而字【附註】左氏襄三年晉祈奚謂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祈奚子也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祈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祈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其後范宣子殺羊舌虎叔何虎之兄也囚之叔向曰祈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祈奚聞之見宣子而免之祈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見一善焉若

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方無上敢字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衆下或皆有人字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附註祝曰怫鬱也莊子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怫音弗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作是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虖方云猶嗚呼也

古文於乎嗚虖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為有本無為字為人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方從閣苑以人為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為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為導者音義皆不同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親其下或有所字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

難非百年必世【附註】一條曰論語必世而後仁不可得而
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
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
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南之兄方無之字
于下方從杭苑有鎮字云蜀本無○今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
州只為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杭苑皆誤【附註】韓曰正元二年正
月齊映拜相明年正月貶夔州從衡州久之為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十一年七月辛
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
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

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方從閣杭蜀本得之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既至矣方作既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我未也則此作至爲是未下或有至字【附註】孫曰禮記儒有不累長上不閔有司註閔病也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知命不惑者也【附註】樊曰按登科記肤大

曆五年昭正元十年皐十一年煦元和二年踵登進士第而曙亡焉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頷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覲或作拜密来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獲下或有其字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附註樊曰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為小經孫曰三禮科正元五年二月置頷先

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爲鄉榮〔方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謂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方云此序正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

〔附註 樊曰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来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

平生欲効此作一篇毎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唐人跋序後云云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叙而送之云云集古録云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時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盖其文章已重於時也

太行之陽有盤谷【附註】孫曰大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附註】宅處也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杭本

同或作桓方從樊氏石本閣蜀苑刪去○今按兩石本不同說見下條及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及方云樊氏石本作有○今按校此書者以印本之不同而取正於石本今石本乃又不同如此則又未知其孰是也然以理推之則作有者為無理故今特詳著之以見所謂石本者之不足信也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峕施于諸本于作於方從石本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附註孫曰旄旗類以髦牛尾注於竿首故因以為名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附註物謂各操持者夾道

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附註】便安也毗連切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從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方從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之所為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外高而望遠諸本如此方從石閣

苑作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

山美可茹【附註】茹食也釣於水鮮可食【附註】孫曰老子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小魚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

本之作所方從苑粹樊氏石本作之◎今按此二石本不同又是以見所謂石本者

之難信矣然以理推之作之為是諸舊本亦多同者與其有譽於前

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

憂於其心与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從石本刪去車服不維

【附註】維繫也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

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

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趑趄行不進貌囁嚅不敢出口也【附】趑取私切趄音狙囁之舌切又而舌切嚅女居切又音如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方從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改不羞樊本作弗羞辟樊石本作法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方從石閣如此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湘方從蜀

本云洪氏以為作湘者石本磨滅或以閣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椽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恒卦小象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与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沿于沂政与此沿同義今直以沿為正○今按方以古韻為据含所信之石抗閣本而去湘從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盖未必韓公本真也又按洪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推可濯可湘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槩只為從湘字耳政使實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

盤之阻誰爭子所〔附釋〕阻屈折也窈而深廓其有容〔附註〕窈於兆切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

無殃 殃方從洪校石本作央又云樊本只作殃然閣杭蜀本皆作央王逸註離騷云央盡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蘐後作晻時作皆皆石本字也○今按作殃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從石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正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為佳玩其小大不是校也詳公此言最為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為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譌可考而知也

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 禁或作禦 【補註】孫曰不祥謂魑魅之屬

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 則或作且

附註音忘望

膏吾車兮秣吾馬附註音告膏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附註韓曰徜徉徘徊也孫曰博雅云徜徉戲蕩也○徜辰羊切徉余章切

送牛堪序附註韓曰公時為四門博士堪為太學生見本篇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附註樊曰唐制取士之科有明經而明經之別有五經三經二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二傳為小經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明經先貼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荅時務策三道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

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門上或無其字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斗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

其徒者其將有以哉或無將字違衆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

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鄕也能無說乎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序

送董邵南序

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附註 樊曰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 附註 孫曰謂荊軻高漸離之屬 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 附註 孫曰利用之村也 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

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方從閣本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今按篇首云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諸本作古所云語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為近之而語勢已微舛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

矣爲我吊望諸君之墓【附註】樊曰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去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附註】樊曰史記荊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軻嗜酒日與屠狗飲于燕市酒酣以往歌於市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附註】樊曰此序与送許郢州序同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附註】孫曰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安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附註】

孫曰仁恵利也三族如淳云父族母族妻族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丈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附註】祝曰城邑郡邑也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方無苟有二字或無有字【附註】孫曰鄉里之吏謂里胥之屬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附註】孫曰不宣謂不得自宣達也賦有常而民產無

恒[附註]恒常也胡登切水旱癘疫之不期[附註]孫曰不期不可期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違帥不以信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復出縣守皆非是[附註]孫曰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連帥即節度使之任也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附註]樊曰郢復在唐悉隸山南東道公送許郢州及此崔復州二序皆言及于公于公名頔字允元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嚴日上于襄陽書在貞元十八年則送許郢州崔復州序皆在此時也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崔君之仁上或有愈以為三字[附註]孫曰庸信

用也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子下或有兵曹字 ○韓曰唐制取士有童子科公此序言之甚詳

天下之以明二經擧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擧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

之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揔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註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

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之老二字或作者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入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附註孫曰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

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

或作洛陽及鄭方作及鄭云此序疑作於
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入是童子
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
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
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
○今按及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
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
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

自朝之閒

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餽賂或

作詞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

聞或作文
方云五都
當謂雍陝虢蒲洛羣吏方以閣杭本定蜀
本訛作郡吏今本併訛吏為縣其失遠矣

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

者非欲速成者附註嚴曰論語云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益者歟曰非求益者欲速成者也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与或作於禮上方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附註樊曰貞元八年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公登第時童子外於禮部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与處上或有出字非是方云禮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

顔子請曰何以履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附註 韓曰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来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許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儒名方作名儒非是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之名或作其名而是或作則是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 附註 孫曰揚子或問入有

倚孔子之墻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謌其所志方無浮屠師三字喜下或有爲字謌方作哥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附注嚴曰文暢是時將往東南退之作序送之其後元和初北遊又作詩以送之柳君宗元爲之請請或作序附注韓曰柳集有送文暢師序無詩解其裝附注裝行槖也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所下或無得字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

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方無之字〕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附註 懿美也〕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爲或作禮樂 心下或有必字〕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行上或有所以字 附註 行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附註 幽謂暗也〕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

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江河方作河江民之瀆告之方無瀆之二字【附註】孫曰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告工毒切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附註】嚴曰此下一段與原道篇意同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註】粒或作穀藏葬也【附】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方作過大乎或作過於正方作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附註】孫曰册謂六經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免言弱者之肉強【附註】者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附註】溫公通鑑曰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貶潮州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

帝王至於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云云至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為上方無而字為下或有之字悅或作惑弱或作溺告人或作告之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請或作詩非是

送楊支使序

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附註］孫曰正元

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為觀察支使韓曰正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解見第一卷別知賦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嘗或作常【附註】孫曰詩价人維藩大宗維翰藩翰即謂藩鎮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有焉字【附註】孫曰貞元十二年八月以號州刺史崔衍為宣歙觀察使衍辟羣博為從事樊曰羣博公同年進士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方無求字於下或有其字【附註】

（孫曰論語季氏富於周公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盡方作得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嚴曰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而鎮或無而字鎮或作須）有閒湖南之賔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

於陽山附註孫曰正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傳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一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無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從閣杭錄幕下即云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來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疎略獨今所定詳密有序且及羣傳乃與上文相應而又修之以詩書六藝之學

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賢方作人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勤或作勸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為近於或作與【附註】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韓為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於江淮晉以韓為何遂為何氏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

為博士【附註】孫曰公時為四門博士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生博士或作生与博士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不上或有志字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或無賢字方云此謂陽城道於湖南為屬州【附註】孫曰湖南觀察使所管潭衡柳連道永邵等州治潭州湖南揚公又賢也或無湖南又字揚作陽皆非是方云此謂揚憑也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

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楊或作陽非是）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川下或有守字是鳥或作是鳳鳥也史或作使或無已字）

送廖道士序（附註韓曰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掾江陵道衡山而作○廖力救切）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附註嚴曰衡南岳也桂嶺在衡之南）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

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或無之字或無高字獨衡
下方有山字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
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非是駛或作駃音决附註韓日駛
馬疾行也踈利切其最高而横絶南北者嶺附註孫日
嶺謂五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
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方作惻惻下別有南字非是中州清
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
蜿蟺扶輿州下方有之字窮下無盛字附註柷日選虬龍騰驤以蜿蟺韓
日蜿蜒也蟺蚯蚓也嚴日馬蟥笛賦經宛蜿蟺王褒九懷云登羊車兮扶輿相如子

虛賦云扶輿猗靡○蜿於元切又音宛蟺市衍切又音善磅礴而鬱積

附註祝曰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為一註磅礴猶混同也釋文旁字又作磅沈徒期西

岳詩磅礴壓洪源孫曰蜿蟺扶輿磅礴鬱積皆氣積之貌○磅音旁礴音薄衡

山之神所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

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

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

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

當也鬱上或無而字方無英及橘柚之包五字當下或有奇字非是附註嚴曰

白金銀也丹砂朱砂也石英本草有紫白二種又有四色者鍾乳生石洞通中光瑩

如鵝翎管者佳孫曰包裹也書厥包橘柚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附註樊曰柳子厚送廖有方序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産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燿獨發於紛葩環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忠信以質乎中而文乎外固鍾於陽德者耶子厚之序与公此作其意一同任子淵曰陳無已贈二蘇公詩云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枏櫨楓柞樟青金黃玉丹砂良獸皮鳥羽不乏嘗異入閭出駭四方無已之詩蓋取此意也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作敎康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附註孫曰莊子云其容寂多藝而

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下或有惑浸字康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士王含 附註 樊曰含元和八年進士

吾少時讀醉鄉記附註 樊曰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也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有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附註 孫曰籍有詠懷詩八十餘首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乃上或有然後字或爲方作不爲感發方無發字若顏氏子或無子字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附註孫曰莊子云曾子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有事字附註孫曰麴蘖之託昏冥之逃謂醉鄉也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爲字疑衍附註孫曰不遇謂不得聖人而師之建中初天子嗣位附註

樊曰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附註】孫曰貞觀太宗時開元明皇時河南同官記云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栗奉職命于登良不敢私違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廷上或有朝字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方無又字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附註】渾胡本切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

之飲酒其世方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或註琯字〔附註〕孫曰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撞賦孟琯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琯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故○琯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附註〕嚴曰即永貞元年也時退之在陽山遇赦已離貶所侯命於郴與琯相見也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矣方作也〔附註〕識音志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荊纍纍

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吾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彊而方作彊有非是【附註】彊其亮切下同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附註】孫曰左氏定公十三年齊高彊曰三折肱爲良醫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附註】階梯也又況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附註 韓曰公正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正元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 附註 韓曰說文纘繼也綴也祖管切 非以誇多而鬬靡也 附註 非以或無以字靡麗也 蓋學所以為道 附註 為于偽切下為理同 文所以為理耳 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 之下或有於字 附註 孫曰楊湖南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

使楊憑頎然其長【附註】孫曰詩頎而長兮頎長貌○頎渠希切薰然其和吾目其鬚耳其言【附註】筆墨閒錄曰公送益氏序云手其文一編甚鉅送陳秀才序云吾目其貌耳其言或疑其語予曰古文如此類者稍多手鈔以進出穀梁相如曰脚麟子雲曰腦沙幕髓余吾蓋用此以增其壯耳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

信之有諸本何下有不字方本亦然○舊讀此序嘗拯則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斷絶不相承應每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真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末有題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之本而訾正乃刪去此一字初亦未尭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為衍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脉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此於韓集最為有切但諸本既皆不及本謝本為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不嘗見其據真本耶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見説云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附註孫曰此二句司馬遷與任安書凡吾從事於斯也久附註孫曰斯謂湖南公時為陽

山令屬湖南管內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志上或有其字方從閣本

送王秀才序或作王塤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方無為字大而下方有其字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附註孫曰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其餘亦咸仕於諸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方從閣本作引○今按以分為引蓋草書之誤然亦有它本可證方乃不取而獨信

其誤何哉[註]原謂原流[附]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

[附註]樊曰子方名無擇魏文侯時入莊子所謂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者也魏世家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者君皆師之則子方與子夏同時

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

[附註]嚴曰陳師道云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於子貢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弓也又曰子弓學於田子方子方學于端木生子貢退之則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故周之書嘗稱子方之為人

故下方有莊字[附註]莊子有田子方一篇

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

卿下或無之字

補註 孫曰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儒效篇云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

名字或作名耳方云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与此不同

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

書上或有師字非是吾或作余

太原王塤示予所為

文好學孟子之所道者附註祝曰道趨也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遲疾或作疾遲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也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附註祝曰欲之謂欲適也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附註孫曰航行舟港水之別派潢積水池○港苦項切潢音黃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

與識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荊潭唱和詩序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荊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裴均非也附註均字君齊正元十九年五月為荊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荊即荊南潭即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附註孫曰從事謂府從事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方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附註孫曰卒集謂觀至終篇也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

之言易好也之音或作者之語非是附註孫曰漢書中山靖王勝曰臣心結日久毎聞务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注云务一笑切眇音妙精微也思息利切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附註樊曰歐陽文忠序宛陵詩集云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窮人殆窮者而後工文忠此論盖亦公之意云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至若方作若至氣滿志得方作氣得志滿今僕射裴公

開鎮蠻荊統郡惟九[注]方無儔射裴三字孫曰公謂裴均也[附]詩蠢爾蠻荊蠻荊即謂荊南管夔忠萬澧朗涪峽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方無之字[附注]孫曰盂子令滕壤地褊小壤地土地也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附注]韓曰說文抉排也一決切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鬼神方作神鬼兩府之從事與

部屬之吏屬而和之【附註】屬之欲切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用書在或作有非是【附註】孫曰樂章謂樂府所歌之章用書謂吏用也從事曰予之言是也告於公【附註】公謂裴均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令相國李藩也【附註】韓曰端公名益宰相揆之族子大曆四年登第正元中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辟為府從事公因益来東都序以送之勉其歸使為濟言帥先来覲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年下或有春字洪王父云是年春公猶在江陵安得看借朝道語[附註]孫曰李藩字叔翰元年為吏部負外郎四年自給事中拜相六年罷樊曰藩傳第云累擢吏部郎中豈元年為外郎其後遷郎中也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附註]孫曰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濟檢校司徒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附註]孫曰德宗崩以藩為告哀使故至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里或作累或作狎[附註]孫曰藩行既進濟禮益恭及郊司徒公[附註]劉濟也紅帓首韡袴握刀左右雜佩帓或作帕方從抗本刀下看在字而讀連

下文左字爲句謝本又校作在右○今按若如方左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唯右有佩也在爲衍字無疑抗本左誤也禮號云帶劒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爲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附註〕祝曰韡鞾釋文云本胡服趙武靈王所服韓曰韡鞮屬孫曰雜佩謂左右皆有佩非一物也 **弓韔服** 韔或作在方從閣抗蜀莞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爲張又云服弓衣也○今按韔服皆弓室也綵詩云言韔其弓又曰交韔二弓則韔字又可通作虛字用夫此弓韔服謂納弓於服耳況弓之施弦与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附註〕孫曰服所以盛弓韔韣也丑亮切 **矢插房** 方云左傳抽矢納房房箭舍也 **俯立迎道左** 方從閣抗本道作賓非是 **其禮**

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方從閣杭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嚮若至館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從方本為是附註蔡曰將服謂將士之服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階下方複出即客二字云文粹亦有即字則知古本誠然也○今按複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為正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十日十二子相配附註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是也孫日十二子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 數窮六十其

將復平 句 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 平方作手○今按若作手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無平字即又不成文理今定作平州仍屬下句 附註 樊曰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為之故云其後齊裨將譚忠亦說齊子總日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与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今兵駸駸北来趙入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濟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子孫得無事乎為君憂之總上疏因願奉朝請以盧龍軍八州歸于有司忠說總在元和十四年其所云數窮必合者豈

公語耶何用其相似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附注】帥所律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附注】孫曰李公即藩也朝夕左右謂為相〇數色角切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附注】孫曰益父時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方無複出東都字大夫士或作士大夫其為人佐甚忠【附注】孫曰佐謂為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